

嶺南雜記



嶺
南
雜
記
之（說鈴）

吳震方 著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

嶺南雜記 說鈴之一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嶺南雜記

此據龍威秘書本
排印初編各叢書
僅有此本

嶺南雜記上卷

石門吳震方青壇著

由南安二十五里至庾嶺路甚平。可容雙車。有雁回人遠碑。爲南雄府界。從此入粵。碑爲山東八歲兒宋世勳行書。廣東藩司宋某之子。山路爲大宗伯楊諱正中使粵時重修。

庾嶺又名梅嶺。以漢庾勝梅鎬得名。然庾嶺多梅。古昔已然。自有折梅逢驛使。淚盡北枝花之句。而好事者往往增植之。自宋迄明。往來宦游者。多有補種。某推官女亦植三十株。鐫詩於石。明趙太守題曰梅花國。至今老梅尙繁。

松徑張曲江植。至今尙存。嶺爲曲江開鑿。有文獻祠存焉。予有謁祠詩。

有唐際全盛。始興實挺生。崛起嶺海間。光嶽儲精英。童穉標峻格。許與皆鴻卿。燕公尤器重。一顧延華聲。弱冠擢高第。恥立寵嬖廷。復辟始登仕。進退必守經。開元被引薦。拾遺職其膺。千秋金鑑錄。萬古垂箴銘。太子誤索甲。擢典屹廷爭。義折惠妃請。陰寢奪嫡情。前星無隕耀。功繫在宗祊。守珪倖軍功。仙客且負乘。爵賞將濫及。批鱗氣嶢嶢。對仗草詔書。詞闕義恢宏。制誥遂手掌。中書因游登。宴安醺魘毒。地大孽牙萌。祿山跋扈姿。履霜識堅冰。守珪執軍法。大猾逃天刑。哲相炳幾先。庸主方昏冥。遂令范陽甲。席捲東西京。干戈滿郡國。腥穢污闕庭。九廟寄灰燼。六龍亦伶俜。郭李亟反正。四海久沸羹。竟貽藩鎮禍。割據連方城。浸假閹弄權。天子爲門生。覆轍日相逐。國祚由茲傾。早得用公言。反掌戮鯨鯨。根柢失。

剪伐滋蔓勢莫禦。虞機各一發。曲突空經營。卽當蜀道中。涕泣感忠貞。曲江雖遭祭。前悔不可懲。峻絕大庾嶺。開鑿通人行。至今橫浦關。廟祀陳椒馨。千載想遺烈。仰止深肝衡。扼腕當日事。感憤涕縱橫。韶州府城上。周圍俱蓋房舍。兵環居之。不作女牆。謂之陰城。攻之難破。康熙乙卯。吳逆遣吳國柱。馬寶。攻之年餘不能克。

丹霞山在韶州府仁化縣。有瑰瑋絕特之觀。

（原闕四行又第五行闕三字共計八十字）

其最勝有一線天。海山門。緣鐵索而上。始達海山門。登說法臺。是山之最高處也。寺極奇麗。對面爲獅子巖。旁寶珠峰。與海螺峰對。其後爲龍尾巖。卽山之盡處。勢逶迤而下。相傳丹霞爲龍形。故名。其他四面轉側。處處標奇。但視一面。不足攬其勝概也。

自韶州至英德。一路山皆陡峭。拔起平地如削。中多洞穴。人構木居之。大約粵地深山大澤固多。而孤巒雙巘。尤饒奇特。

英德觀音巖。卽碧落洞。層累而上。洞口俯江。有石乳如垂蓋。旁有小洞。號雲華。深不可測。余有詩。

石壁坼一罅。遂閣凌千層。梯棧構迴幹。黑逕然明燈。幽閣悚毛髮。循欄得高登。俯江浩呼洶。站站愁飛鷹。目眩魄欲墮。心空境逾清。寒風出壑底。三月凝霜稜。巖乳滴成蓋。洞口垂幢旌。影倒日光入。江水搖晶瑩。或當夜靜時。山鬼吟秋屏。歷此塵外境。不似寰中行。可惜蒼鮮面。刻畫遭湮滅。何當霹靂過。洗出

雙崖青巖側洞口滑。一望先驚悸。隧道試從入。已覺龍氣腥。波濤乍奮洩。風行來杳冥。奇探未及恣。落照前山頽。舟去不得住。岐路悲心生。擾擾塵土間。俯仰慚山靈。

中峽飛來寺。梁普通年自舒州飛來。遺一殿角于梅嶺。今爲雲封寺。頗多題詠。寺後石壁。羅隱書雲隱二字。余有律詩二首。

曾聞飛寺勝。偶過得登臨。曲磴懸丹棧。危亭綴碧岑。山稠耕地少。樹密瘴雲深。暫此偷閒息。蒼茫雨氣侵。雷雨來中峽。喧逐百谷排。界青千嶂瀑。掩翠一江霾。水急催行櫂。涼生淨客懷。汲泉歸淪茗。沙軟濕青鞋。

佛山鎮離廣州四十里。天下商賈皆聚焉。烟火萬家。百貨駢集。會城百不及一也。街道甚窄。僅容兩人交臂而行。

粵俗最喜賽神迎會。凡遇神誕。則舉國若狂。余在佛山。見迎會者臺閣故事。爭奇鬪巧。宮家競出珠玉珍寶。裝飾孩童。置之綵輿。高二丈。陸離炫目。大紙爆俱以繪綵裝飾。四人排之。聲徹遠近。中藏小爆數百。五色紙隨風飛舞如蝶。聞未亂時更盛。土人頗慚此會殊寒儉矣。

廣州府有新城舊城。舊城向爲逆藩。尙可喜。駐鎮城中。皆其子姪及漢軍。藩下官員圍住。大小衙門俱在新城。自蕩平後。衙門仍入舊城。巡撫衙門爲尙可喜。府第最爲宏敞。將軍衙門爲尙之孝府第。壯麗尤甚。內僭爲九間殿。今爲將軍府。將軍王永譽分爲三脊。始敢居之。大堂前榮有拜單石。深一丈二尺。闊

六丈門前石獅。乃耿逆在粵時。從肇慶取石爲之。高大雄駿。東南希有。後移藩閩中。故之孝居之。藩逆盛時。其奢僭病民如此。今新城各衙門俱斥賣。僅存總督衙門。爲入省駐節之地。

粵中弊政頗多。而夫務漏卮爲尤甚。番禺老儒唐化鵬條議云。粵向年用兵。百姓死于盜賊者十之一二。死于徵調者十之五六。其害莫慘于取夫。蓋名則取夫。其實取工匠。取器物。以及發養牛馬之類。無不在取夫之內者。取夫舊例。五十家出一名。則有那移增減之弊。有不及五十家而出一名者。有不止五十家而出一名者。縣官每十名多取一二名。其甚者多取三四名。夫房則以一而派十。保長奉行箕歛。又加取一倍二倍不等。每月每名需用銀二三十兩。甚而有用數十名。甚而有用百數十名。百姓至賣兒女以雇夫折夫。卽此一事。官取之。夫房取之。保長取之。譬如病夫。更遭顛撲。幾何而不立斃也。欲絕其弊。莫若通計一省夫額若干。每名每月徵銀一錢。通廣州之夫不下數萬。每月卽有數千之銀。取給通省之調遣。及各答應。自見其有餘。不見其不足矣。而或者曰。百姓向者每夫一名。每月出夫銀多至數十或百數十。公家尙且不足。而每名每月出銀一錢而足者。未之信也。不知前之夫銀如此之多。然公家用之。縣官用之。夫房保長亦用之。其不足也宜矣。今每名每月一錢。輕而易舉。投之于官。明白無弊。夫房保長不得而染指。則以積而待公用。鮮不足矣。夫以五十家出夫一名。每名每月出銀一錢。只一家每月出銀二厘耳。且聚于公家。有事方按籍而取之。無事則留以待賑濟。否則全免之。公私兩便。無有過于此者矣。至其徵收之銀。則以一府佐之廉明者司之。各縣徵解藩司。發所司府佐開支。每月

造冊分繳。督撫藩司覈其用否。查其存留。互相稽察。而所司之府佐于每驛鎮馬頭衝繁之處。各選夫吏一名。凡有往來各官取夫名數。明填夫簿。皆于總數內支銷清算。其夫預雇貧民。願充者報名入冊。有事支給夫銀。無事自食其力。不病公而又不病民。何憚而不行之。此議皆爲粵東言之。而粵民之苦。觀此一節。概可知矣。

粵中派夫有二種。其一謂之均平。各里派銀數千兩。繳之縣官。需夫。官發銀以雇。夫之多少。官任其贏縮。其一派之里下。夫之多少。里下承值。官唯發夫票而已。然一遇差使。正夫之外。不免多派餘夫。相沿已久。亦不能盡革也。

唐化鵬又有請百峰山花田立縣條議。似宜倣花山例行之。并錄于後。議曰。爲險峻久作賊巢要害。宜立縣治。以廣幅員之版。上益國課。以耕膏腴之田。不肅盜糧。以復逋逃之稅。免懸缺額。以汰守汛之兵。裁省輪轉。熄十縣之寇。安全廣之民事。竊惟銘之鐘鼎。勳莫大于開疆。籌之廟堂。策莫急于弭盜。鵬食餼番禺。原籍新會。伏睹廣東全省情形。五嶺隔于中原。三山落于天外。荏苒嘯聚。盜賊跳梁。旋勦旋生。屢撫屢叛。良山川原險隘。山海阻深。若亂莽之藏虺。如衆髮之養虱。其最要害者。無如番禺縣花山之車頭。不新會縣大小官田之百峰山。巖巒聳錯。草木茸鬱。均爲藏盜積賊之區。而爲地方百姓之害者也。然花山雖曰賊藪盜區。猶與省會相接。全省重兵。住劄羊城。相去不遠。可以朝發夕至。隱有爪牙相制之勢。今已設縣治。唯百峰山之險峻遠絕。十倍花山。相去省城。爲地頗遠。屢有警發。卒難救援。蓋因其山勢

接連新會、開平、新興、恩平、新寧、三水、南海、順德、高要、高明、十縣。其峰有百，故曰百峰。其中一十八寨，莫不怪石奇巒，怒峰險巖，雜棘叢茅，奇樹惡木，布滿其中。或蘆荻爲洲，一望似乎無路，或濺泉爲洞，入水方見有門。或山形如磨，絕磴無梯，或峰勢如錐，下豐上銳。一夫當關，萬軍莫奈。自國朝定鼎至今，屢出爲地方之害。致煩千師連年征勦，如賊首山官七、余亞妹、劉保等，相繼踵武，殺一賊首，復立一賊首。連年累歲，未見蕩平。盜案如山，此百峰山之藏賊積盜。粵之三尺童子，夫人而知之也。不知百峰山雖爲羣盜藏匿之區，而大小官田實乃諸賊出入之路。蓋賊首之藏聚山中，不過數百十人耳。至其欲行劫諸縣，則必勾同新會、開平、二縣之歹民，方成大隊。欲成大隊，必出至大小官田。然後與二縣之道里適均，而又平衍寬廣，方可以容衆。至若賊一離巢穴，出至官田，賊衆已集，而十縣之子女玉帛，在其掌握中矣。故賊之在山，猶爲負隅之虎。至官田，則爲下山虎矣。賊既至官田，由近地則犯新會、開平，少遠則犯新興、恩平。又少遠則犯新寧、三水，而南海之西樵、九江、順德之龍江、龍山等村，肇慶之高要、高明，又其波及者也。故百峰山雖爲賊之巢穴，而大小官田實乃百峰山之門戶也。而開平、新興、恩平、新寧四縣之中，又有羅漢山，亦極險峻，亦爲賊之隱塞。與大小官田相爲犄角。賊由大小官田行劫諸縣，必以羅漢山爲駐足之所。行劫已竟，然後還官田，而勾連二縣之歹民復散而還之各鄉村。賊首方復入百峰各寨，是大小官田者，實居百峰山、羅漢山二寨之中，非唯爲百峰山之門戶，而又爲羅漢山之咽喉。實諸縣之最要害者也。誠能於此建立縣城，則土寨之路徑不通，賊雖居深山，不能勾通二縣之歹民。

以聚衆賊既無衆必不能行劫不能行劫則雖處巖峒必絕糧食是百峰山羅漢山特孤島耳不降則擒耳是說也。鵬昔於前撫軍馮公會于幕中熟籌之而於前撫軍金公亦會上條議會二公用兵之際軍興旁午未暇舉行今幸上臺廟謀成算碩畫宏謨明逾聚米較若列眉設兵大小官田不逾時而賊巢頓空首目盡降此其明驗矣今或餘孽未盡尙小行劫計日可伏礮質耳然設兵重鎮雖可制賊但選將提兵尙頗征調芻茭糗糧吏費輸轉且調遣不常有兵來賊去兵去賊還之患不若立縣設城縣官控禦城守駐防文武維持人烟輻輳以民爲兵以耕爲戰誠地方一創永守百姓一勞永逸久安長治至利而至便者也其利有十其便有十請爲執事陳之設城立縣新土新民生齒日繁疆宇日辟百貨日聚開疆啓土增益版圖其利一也官田設縣上控百峰山下制羅漢寨盜賊不生五縣之民安枕而臥不見兵革其利二也盜案永絕民無告訴不累各官考成其利三也山谷水邊屋場耕地盡入升科上益國課下裨民生其利四也沿官田一帶盡屬膏腴昔爲賊耕今是民種民用饒足不齎盜糧其利五也五縣地方近官田一帶田土民多畏賊不敢耕作田既無收拖欠糧米以至缺額今立縣治民不畏賊田園盡耕逋逃盡復五縣之民國課早完其利六也官田駐劄之兵員馬匹動以數千糧食轉輸亦以千計饑食勞息爲累兵民今立縣治人盡爲兵鎮兵可汰于戈寢息調運不煩其利七也近官田五縣熟田民所現耕者有等奸民串同書吏不無有或假報沒賊或報崩陷或指界外不納國課缺額虛懸今立縣治吏民復稅不遵者許別人告承奸民無所容其詭遁其利八也近賊之民向倚賊

爲援。不無有將貨物出交海外。莫可稽考。今立縣城。文武各官控禦防守。奸民不敢越界。與海洋相通。其利九也。山峒之民。狡獪愚頑。不知禮義。今立縣治。選五大縣廉增附之秀者。移入新縣。設立教官。社學。長鄉正等。教以詩書。講明孝悌。山峒之民。漸知禮化。人不爲非。永絕盜源。其利十也。既有十利。當卽舉行。但恐說者謂。忽立縣城。所費不貲。動糜朝廷金錢。難以卒舉。不知更有十便。立縣築城。不費公帑。而城工立竣者。爲執事請再陳之。築城建縣。首須人夫。新建之縣。所割地方。及新集居民。動以萬計。按籍而役之。人不過三日。以逸道使民。其便一也。又大兵現駐官出。旣坐而食。可以按冊而役。數千之衆。欲有所作。事不崇朝。咄嗟而辦。以兵爲夫。其便二也。築城建縣。次須材木。沿山一帶。樹木叢鬱。既有人夫。取而用之。不須更市材木。其便三也。築城建縣。又次須磚瓦。大小官田之土。其性墳埴。埴埴爲器。林木蒲葦。斬艾燒鑿。磚瓦可成。其便四也。築城作縣。終須財用。近山一帶。五縣田畝。舊苦于賊。不能耕種。今爲縣治。尺土可藝。近山之田。每畝量助工築數厘。事非強致。其便五也。近官田一帶。鄉村昔苦賊。騷夜臥不安。燎望警息。今立縣治。各享太平。於甲冊之夫。每名量出些須。以助城築。其便六也。新立縣之地。其田膏腴。若有告承。每畝量出公費。以爲工築。其便七也。又各縣之花戶。欲析爲里長戶。現今紛紛控告。如有欲自花戶析立爲里長戶者。移撥新縣。各量助工築。其便八也。又各縣學之廉增附。欲自他大縣移鎮新縣學宮。以圖出身者。亦量助工築之資。其便九也。又五縣之紳衿富民。昔苦近賊。鄉村田土。畏爲賊害。今立縣城。耕鑿里居。不憂侵奪。設簿義廩。以助工築。理應樂從。其便十也。有此十利。十便。

宜立縣治也必矣。而或者又曰：各縣之幅員久定，豈宜更改版圖？不知難與慮始者，細民之陋識，可建非常者，大人之宏謨。則有立縣成竹，請得更指畫於執事之前可乎？曰：割新會之近大小官田者一都，割開平之近官田者三都，而又割新興、恩平之各一都以還開平。如此，則新縣既有三都，又招集諸縣之貧民，以實大小官田新建之地，更立新都，則新縣之立儼然與新會、開平、新興、恩平、新寧、五縣並立而爲六矣。此萬世之長策也。豈直一時之利便哉？昔從化之設，建自劉忠宣，和平之立，出於王文成，凌司馬有羅定之城，陶三廣創築一十三縣，又如新興之築於洪武，龍門、從化、新寧之立於宏治，三水之翔於嘉靖，新安之建於隆慶，前事可師。史冊與圖尸祝俎豆炳耀至今，典型不遠。總之欲安十縣之民，必熄十縣之寇，十縣之寇熄而全廣之民舉安，斷斷然矣。爲此敬具條陳，并繪地圖一樣二本，特詣督府兩臺，匍匐激請，伏乞通行所屬會詳申請，會疏具題，則新縣之立，廟貌千秋，長奉尸祝，世世不朽矣。十縣之民幸甚，全廣之民幸甚。康熙二十一年十一月上。

順治庚子，廣州有白鰲數萬，銕飛于空中，自南而北。有方將軍者，焚香拜之，飛下近簷，兒童羣笑之，竟復飛去。有爲之賦飛鰲行者，余于友人齋中見之，惜其詩不佳，故不錄。

粵中水塘宵更禁五鼓，僅四鼓而天已明矣。相傳擊五鼓，則潮水泛溢，此亦悠繆之說。然城中仍五嚴也。嶺南婦女多不纏足，其或大家富室，閨閣則纏之，婦婢俱赤脚行市中，親戚餽遺盤槩俱婦女擔負。至人家，則袖中出鞋穿之，出門卽脫置袖中。女婢有四五十無夫家者，下等之家，女子纏足，則皆詬厲之。

以爲良賤之別。至于惠州水城門外婦女。日日汲江水而賣。大埔石上豐市婦女。挑鹽肩木。往來如織。雇夫過山。輒以女應。紅顏落此。真在羅提劫中矣。

粵俗。民家拜掃後。墓上俱覆白紙。宗孫盛者。堆如積雪。清明尤盛。

粵東未設鹽院之前。只鹽市提舉司監之。歲行鹽二萬七千四百餘道。歲徵鹽課十四萬一千二百四十。六兩有奇。向于里民排甲殷富者。報認鹽商。又有水客埠商三分。因粵撫李諱士楨題里民以包賠請豁。漸次招商。不分水埠。總以能銷引辦課者。永遠充商。先納課一半。往場買鹽。到省過關驗放。至各埠銷賣。每鹽一包。新加銀六分。計每引外加課四錢八分。又於竈田每畝加銀二分三分五分不等。又淡水場之沙田地塢。產鹽甚多倍。加銀三錢二分零。共加課銀三萬二千七百有奇。潮州二十三年。未經詳覆。正在議加。大約粵省鹽法。其弊已極。自逆藩僭竊之時。淡水等場及平山等處。多有藩孽土棍。霸占鹽田。賤買貴賣。亂行私鹽。近雖禁止驅逐。清理鹽田。歸還竈戶。而大吏官商借商人出名銷引。自發本委官各場買鹽。占踞各埠。於朝廷國課雖無所損。而奪商民之利。此柳子厚所謂吏而商也。至于行鹽雖在內地。而海上連檣捆載。通洋私販。此又利之最厚者。至于小民饑苦。或至海濱候潮退。拾魚鱉螺蝦之屬。巡海兵丁。往往殺之。此官之所以益富。而小民之所以益困也。逮康熙三十年。兵垣卞諱三畏條陳。與閩省特差巡鹽御史。滿州各部衙門三品以下。皆得點差。不專用臺臣矣。

兩廣自設鹽院鹽道分司以來。將以盡革逆藩佔踞之弊。通商裕國。法良意美矣。然不數年。而鹽課缺額。

至二十餘萬。鹽道以商人赤貧虧課。將潮商詳革。所以然者。朝廷禁官佔。而無官不行。鹽禁私販。而無地無私鹽。禁旗下勢要來歷不明之人。而旗人流棍冒商佔埠。橫行無忌。蓋利之所在。復蹈故轍。凡商人之業。皆官之業。凡爲商之人。皆官之人。各據鹽埠。那庫作本。斥逐舊商。徧佈親戚內丁。以罔市利。不念真正商人承充有費。埠底有費。每年各鹽政衙門公費有費。今一旦革去。旁觀束手。鹽本盡失。控訴無門。怨聲載道。而鹽政於是乎大壞矣。康熙己卯庚辰。潮商受累尤甚。

康熙三十九年八月。西撫彭諱鵬示爲。東省官鹽壟斷。西省衆怨沸騰等事。內開。西省曰。下鹽價每斤錢二百文。民間計兩而買。每兩錢十二文。攪水和泥。只有七八錢。本都院按日買食。合兩三處。纔得一斤。本都院淡食何必言。然如小民疾苦何。本月十三日。親到東關查訊。據稱各舖鹽觔如洗。斷鹽已逾半月。舖商俱無得賣。皆係燒煉舊鹽包。得些觔兩。聞之髮豎。查本月准前院沈揭帖。內開招商程永和承充桂林埠商在案。相距三月。故意遲留。預擡高價。盡國殃民。率引誤餉。數者實相因也。鹽道鹽廳。絕口不使本都院與聞。徒以混示塗飾耳目。本都院下車以來。每日食鹽。買辦價二分五六厘不等。而鹽道猶云詳定二分。豈猶在醉夢中乎。鹽道含糊瞻顧。本都院雖欲不言得乎。按本朝律載。官員若將自己物貨。散與部民。及低價買物。多取貨利者。併計餘利。准不枉法論。貨物價錢一併入官給主。今官而賣也。吏而商也。官賈吏商。擡高價之鹽。窮民貧戶。沸無鹽之嗟。計准餘利。賊雖不枉。佔奪盤踞。情則比強。本當窮源溯本。卽爲剔弊懲貪。但鹽政非巡撫所敢知。而壅壞至此。不得不大聲疾呼。所當咨明鹽院。

悉聽主裁云云。

海邊竈戶燒鹽及鹽田曬鹽之人俱極貧極苦無家無室以蓬席爲居弊衣草榻官商與之買鹽量給鹽本若彼得十金之本卽負擔颺去不知所之蓋此輩從無積累隨燒隨賣鋤口而已眞所謂窮民無告者今況每畝每埧增加竈稅此輩愈困所謂恤竈正所以恤商恤商正所以裕課也

發廣州五十餘里爲南海廟歲時有司致祭廟外有大榕樹二株相距數武上轅交結爲門必從此而入廟極宏敞有銅鼓二其一徑五尺餘刻鏤精巧青紅斑駁叩之淵淵云是漢以前物其一徑三尺聲質俱劣乃宋時物也歷代諭祭碑鱗列兩廡而昌黎碑獨高大碑陰及兩旁題刻皆滿

澳門離香山百里向在界外其山從海濱發支如蓬蓬插入海中有城皆鬼子所居無漢人離澳設關以稽人口出入其地不產米鹽蔬菜俱內地運出城中有西洋官職如侍郎粵東文書事件往還俱用通事其俗見人以摘帽爲禮凡內地所用犀象香珀哆囉囉吱羽緞羽紗蘇木椒檀玻璃種種洋物皆與之互市向海禁甚嚴止許肩挑後許小船運載澳門關係布政司委三司首領及一千總轄之少收其稅甚有利故競鑽營今通洋設立海關則利歸公上矣

澳門森官亦乘轎其轎方長如櫃官從頂蓋上出入入則仍以頂板蓋之四人舁之止則揭蓋板以出其傘用竹葉編成白竹爲柄一人執傘前導一人負一板箱二人執長鎗以從其餘儀衛簡陋可笑

離澳門十餘里名十字門乃海中山也形如攢指中多支港通洋往來之舟皆聚于此彼此交易故有時

不必由澳門也

肇慶城臨江。江水自西粵來。謂之西水。每歲夏秋間。霖雨連日。則江水暴漲。漂屋廬。城中亦可行舟。乃塞城門以抵之。城外江口又多颶風。夏日時作。發屋拔木。癸亥夏。吹倒制府旗幟。斃死一裁縫。泊舟者見北風起。則立開至對岸山坳。每四五月。西水發時。粵西大山深澗。衝下孔雀糞及毒蛇、毒蟲、紅蚯蚓等惡水。由封川、德慶、繞郡而東。水如黃河之濁。飲之腹腫悶脹。所謂瘴毒也。必用白礬、雄黃、澄之。毒少解。唯十里外靈山寺。泉甚佳。各衙門日舟載之。否則西門外梅菴井泉爲亞。

七星巖在府北。下有瀝湖。巖洞深邃。仙靈奧區。以去郡甚邇。而多名勝。游履必及。題詠甚多。上有斗母宮。并星巖書院。祀本朝兩粵制府。自熊公文燦。以及吳公興祚、康熙庚辰制府石諱琳重建。屬予爲記。

聖天子膺圖御寓。久道化成。厚澤深仁。光被四表。周髀之所莫算。章亥之所未步。罔弗重譯稽首。梯航入貢。其有荒塞之外。絕島之中。恃遠憑頑。逆我顏行。天討所加。卽日殄滅。受朔隸籍。三皇五帝以來。舟車輻員之廣。未有如今日者也。若夫疆域之內。名山勝景。聖賢廟庭。金人古刹。或蒙乘輿臨幸。或賜宸翰標題。皆爲千古盛事。以故喬嶽懷柔。河海效靈。鳥獸草木。皆得遂生向榮。與戴高履厚之氓。欣欣並育於聖世。猗歟盛哉。唯是兩粵介在南服。去京師萬里。如羅浮、桂嶺、奇秀甲天下。而信安爲東粵上游。山自交趾銅柱大廉。茂嶺蜿蜒而來。水自南盤、柳江、羅江、匯流而至。洵爲海疆奧區。而星巖則尤據一郡之勝。其上爲崧臺。其下爲石室。南抱郡治。東則獨石。西則仙掌。北則金沙。水源自北山繞流而下爲